

八月薇妮 著

我的如意

WODE
RUYI LANGJUN
狼君

自从姚月娥字越成为个古代的受气小媳妇后，
她的人生目标便明确而简单：
一、想办法让丈夫和公婆休掉自己。
二、开家店，养养鸡，种种菜。
三、与所有男人划清界限！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 我的如意郎君

八月薇妮 著

我的如意郎君
WODE RUYI LANGJUN



2012 10 01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如意狼君 / 八月薇妮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104-2631-5

I. ①我… II. ①八…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8772号

我的如意狼君

策 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作 者: 八月薇妮

责任编辑: 杨雪春

特约编辑: 暖 暖 张才曰

责任印制: 李一鸣 冯宏霞

封面绘图: 花小白

装帧设计: 80零·小贾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70×970 1/16

字数: 560千 印张: 32

版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2631-5

定价: 49.8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C o n t e n t s

001	第一章 一梦惊魂
019	第二章 反抗
034	第三章 置之死地而后生
068	第四章 苏大夫
084	第五章 观音娘娘
103	第六章 侯爷的手段
141	第七章 开店
165	第八章 同生共死
187	第九章 黑风堡之难
231	第十章 婚变

姚月娥只觉得胸口似要爆炸开来一般，想出声，却又喊不出，喉咙里火辣辣的，一动便想咳嗽。

有个声音在耳畔骂道：“作死的小贱妇，竟然敢去跳河！你欠我们王家的债还没还完，居然就敢去寻死！世上哪有这般轻闲的事？”

月娥突然觉得肩上一阵剧痛，她心内不解，缓缓睁开眼睛，却见一张皱纹跳动的脸，十分狰狞，近在眼前，老妇一手叉腰，一手向着月娥肩头死命地掐过来：“让你寻死！让你寻死！早知如此，倒不如死在老娘手里。”

月娥欲躲，却仍被狠狠地拧了几下。

旁边有人看不过去，劝道：“王大娘，小王嫂子刚刚醒来，她这不是没事吗？再说那湖边泥滑，她也可能是失足落水的，如今刚刚醒来，你就该庆幸才是，何必如此不近人情呢？”

那王姓老妇闻言，甚是不领情，转过头来，双眉倒竖，继续骂道：“要你在儿这儿多嘴？你一个后生家，方才紧紧抱着我家媳妇，成何体统？再说我这是教训自家媳妇，有你什么插话的份儿，趁早给老娘滚。”

那青年面上过不去，怒道：“王大娘，怪不得人家说你们老王家是有名的吃人不吐骨头的主，这般看来，真个就连好人坏人都分不清，怪不得好端端的

家业弄得这般落魄！你须知道，今日不是我救嫂嫂，恐怕她就真的死了也没人知哩！”

这话说得在情在理，奈何王老妇乃是有名的泼辣性子，当下一手叉腰，唾沫横飞骂道：“我放你娘的屁，嫂嫂前嫂嫂后，说的好像真个是你家嫂嫂，谁知道你是真的救人还是图些什么的，这荒山野地里又没有眼睛盯着！”

青年颇为正直，听她口吐污言秽语，又恼又窘，喝道：“王大娘，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我只是救人心切，你这般胡吣，狗娃儿自然没什么，可连累到小王嫂嫂的名节那就不好了。”

王老妇一听，也是这个理，便哼一声，恨恨说道：“你倒也知道，以后别急赤白眼的，不然的话——留神祠堂里的猪笼！”

姚月娥被王老妇带着往王家走，她昏头昏脑欲打起精神来，怎奈耳畔那老妇呱呱噪噪骂个不休，姚月娥多看周围几眼，便“贱妇长贱妇短”的又骂过来，一条大街两边走人，也有些好事听着的，那老妇却浑然不惧，反而越发精神，姚月娥只觉得面红耳赤。

有人半是调笑半是不平，说道：“王嬷嬷你一张嘴巴好臭！好端端一个媳妇，却被你说得一文不值了。”

老妇回嘴道：“要香回家闻你娘去！我家的媳妇，我要怎么整治就怎么整治，关你兔崽子什么事。”

姚月娥走得急，脚下绊了下，旁边有人闪身搀扶，说道：“王娘子小心！”老

妇着实眼疾手快，将对方的手打开，一把狠狠拉住姚月娥，厉声喝骂：“你这淫妇做出这等样子来给谁看？青天白日的也敢这样妖妖娇娇，老王家的脸面都给你丢尽了！”

旁边伸手那人本也觊觎姚月娥美色，但也存着怜惜她的心思，当街的人谁不知道王家母老虎的厉害，将个如花似玉的小媳妇儿欺负得整天泪汪汪的，没想到这一伸手，却又害姚月娥多受一番骂。

众人见王老妇发作，心底都替姚月娥不值，却又忌惮王老妇那张利嘴，看得好没意思，全都散了。

王老妇带着姚月娥左拐右拐，过了前面大街转了一个弯儿，才看见一座颇为雄伟的宅子，从外面看，倒也体面。

王老妇推开门径自走了进去，见姚月娥在门口犹豫，张口又骂：“作死的娼妇，只管看什么？还不滚进来！”

姚月娥无语，只得低了头进门，心底暗暗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自己好端端的怎么竟然穿越到了这个时代，当了个出气筒般的媳妇儿。

她的个性本来温和无害，从未被人这般苛刻地对待过，左思右想只觉得：这儿真不能留。

姚月娥跟着王老妇进了门，左右看了看，见面前这院子看来也算宽敞气派，只可惜整个院子里没有见到一个人影，近看，才发觉那些木椽门窗之类，红漆剥落了大半，虽然没什么灰尘，却也显出一副破败相来。

这边刚进了门，就听到有个声音咳嗽一声，说道：“回来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出去这么半天，想饿死我是不是？”

那老妇哼道：“回来已经是好的，这贱妇作死，竟去投水自尽。”说着，将姚月娥一把拉了过去。

眼前的门被推开，一个龙钟老头手拄着拐杖慢慢露面，只见他面容枯槁，身形佝偻，只两只眼睛倒还有几分精神。他盯着姚月娥，颤巍巍说道：“竟有这等事？真是家门不幸！”手上的拐杖用力在地上顿了两顿。

老妇说道：“幸而无事，不然的话……姚家可只剩下一个未成年的男丁，拿来抵债也是赔钱货。”

姚月娥听了这句，微微一惊，抬头看向老妇。老妇见状，得意一笑：“怎么，不舍得你那不成器的弟弟？先前你跳水寻死的时候怎不多想一想？”

姚月娥默默不语。老头有些不耐烦：“行了，先去做饭吧，眼见要天黑了。”

老妇便喝道：“愣着做什么？还不去？！”

姚月娥摸了半天，没找到厨房所在。倒是遇到一个中年男子，一身平常打扮，见了她便站住了，望见四下无人，说道：“少夫人，那两只老狗又欺负你了？”

姚月娥一惊，才明白他说的定是王家那两个公婆。男子见她不语，叹了一口气：“少夫人你现在这般，真还不如我们这些当下人的，至少没有卖身，做得不如意，卷起铺盖就能走人。不瞒少夫人，我做满这个月就要离开啦。”

姚月娥虽然同这名男子是初次相见，但听他这般说，倒似乎跟自己极为熟稔，因此问道：“你……这是为何？”

男子摇摇头，说道：“这王家好端端的家业落败至此，那两个老狗又不把人当人，实在做不得，哪里的泥土不能活人？我是再忍不下去了。”他停了停，又说道，“只可惜我走后，这宅子里就只剩下少夫人一个人来伺候那两只老狗了，想必更是苦上加苦。”

姚月娥暗自心惊，竟然不知说什么是好。

那男子看她呆呆怔怔的模样，想必是已经习以为常，也不再多话，便道：“少夫人是要去做饭吧，我方才已经将水烧开了，少夫人你去忙吧。”说着，迈步欲走。

姚月娥急忙唤住他：“老张……张叔，请问，厨房在哪里？”

老张头见她形容憔悴，面色呆滞，只以为她被欺凌久了，有些犯糊涂了，轻轻一叹，说道：“向前走左拐便是。”

姚月娥道一声谢，向前走去，老张头在背后大大摇头，叹道：“这般下去，铁人也熬不住。还是走为上策。”

姚月娥按照老张头所说，果然找到了厨房。她进得门去，四处转着看了看，终于在角落里找到米缸，想了想，捧了两把米出来，舀水淘了几遍，也幸亏她在现代时并非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知晓做饭步骤，不至于太过慌张。

旁边有两个灶台，姚月娥看了看，其中一个盖垫上冒着腾腾热气，想必就是老张头说的烧开了水的那个，然而煮米饭讲究的是慢慢熬，不能用开水，否则会夹生。姚月娥揭开另一个锅，将锅子刷洗了两遍，将米填到锅内，倒上水，盖上锅盖，开始烧火。

引火的时候又犯了难，原来这时候没有火柴，姚月娥寻了半天，看到风箱旁边包着一样东西，打开来看，却是两块火石，一团棉引。

她想了想，便将两块火石蹭在一起用力打磨，果然打了一会儿，火星儿点燃了棉引，引着了火。

火是引着了，可是风箱不会用。姚月娥试着往外拉，再用力一推，猛然鼓出的火焰差点将她的头发给烧着了，吓得她向后一倒，整个人竟跌在地上。虽躲得快，不曾烧着了头发，却也不免熏了满脸的灰。

一顿饭做得惊险刺激，她这边忙活的当口，王老妇又来看了几番，有一次进来闻到了糊味，当下揭开锅盖拼命地将里面的米饭搅了搅，又指着姚月娥的脑门狠狠地骂了一顿。姚月娥这才明白，原来煮米饭是这个样子，并不是将米

放在电饭煲里插上电便一劳永逸。

她向来性子温和，此刻心底打定了主意，也不恼。老妇骂骂咧咧走后，她便烧一会儿火，再起身搅动一番米，如此几次，果然水渐渐地尽了，只剩下慢慢熟透了胀起来的米。

闻着香喷喷的米饭，姚月娥心底说不上是什么滋味，这可是她来古代的第一顿饭，好歹做成了，但是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呢？她应该还有个夫君的，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未穿越之前，她还尚未嫁人，对婚姻也充满了憧憬。如今老天不由分说塞了个麻烦家庭给她，却叫她惶恐得只想要逃。然而做成了这顿饭，姚月娥忽然想，倘若夫君是个体贴疼人的，这一番穿越，倒也不能说是太差。

伺候王家二老吃过了饭，姚月娥便开始忙碌，在王老妇的喝斥之下，将碗筷收拾回了厨房。

从她回到王家宅子到现在天黑，那个传说中的夫君都没有出现过，姚月娥心底有一点期盼，又觉得不安，却不敢问。王家二老也不提那个儿子，竟似没那个人。

姚月娥舀了老张头烧好的热水，一边洗着碗，一边思量着自己日后究竟该怎么做。正想得入神，忽然有人自身后将她牢牢地抱住，一个热乎乎的身体紧紧地贴了上来。

姚月娥身体一僵，那人却在她的耳边不怀好意地说道：“心肝儿，裙子提得这么高，是在勾引你家相公吗，嗯？”

姚月娥大叫一声：“放开我！”

她虽然在厨房里点了一盏小油灯，但灯光只照得见周围几寸地方，其余大部分地方都黑糊糊的，她怕自己的长裙子绊着脚，是以提了上来，没想到却被人看到。

姚月娥一叫，那人反而怔了怔，而后紧紧捂住她的嘴：“你作死哪，嚷这么高声，是想把人都叫来不成？”

姚月娥呜呜发声，不知身后这色狼是什么人，却听那人又淫笑道：“不过这样倒也别有情趣，比在房间里有趣得多了，我还道娘子你太木讷死板，今儿怎么这样动情识趣？”

姚月娥心底惊疑莫名：听他的口吻，这人竟是自己的丈夫？可是……可是怎么会这样？

身后的男人却似乎等不得，伸手在姚月娥胸前用力抓了一把，又一手摸索着去扯她的裤子，姚月娥只觉得身后有什么东西突然抵了上来，一惊之下，拼命挣扎，慌乱中一口咬在那男人手上。男人吃痛，松开捂着嘴的手，怒道：“你还没完了？给我老实点儿！”

姚月娥哪里经历过这个，当下又羞又恼，只叫道：“色狼，别碰我！”

男人不怒，反而笑道：“今几个爷就色你了！”学的正是那些纨绔子弟的风流调。男人将姚月娥一拉，硬生生压在了锅台之上，只听稀里哗啦，方才洗的碗尽数落地砸了个稀巴烂。

姚月娥惊魂未定，听见这个声音又是一愣，男人见状，以为她已经屈服，就势便压了上来。

正在撕扯之间，有个声音在门口叫道：“好你个淫妇！黑灯瞎火的，这是在干什么？！”

姚月娥听得那个声音，却似突然得了救星般，慌忙叫道：“婆婆救我！”

门口那人迈步进来，手中的灯一晃，看清楚后，皱纹横叠的脸顿时舒展开来，又喝斥月娥：“鬼叫什么？自家男人也不认得？”

月娥吓得魂不附体，身后这个登徒浪子、色中恶鬼般的人当真是自个儿的丈夫？一瞬间天旋地转。

身后那人却说道：“娘你这是干什么，兴致都被你坏了。”大喇喇的竟然毫不觉得羞耻。

王老妇说道：“儿啊，我听到动静过来看看。”又望了望地上跌碎的碗，心疼得直跺脚，“我的儿，你在房里有什么不好，跑到这厨房里来，糟践这些东西……”

她到底不敢十分说自己的儿子，却冲向月娥，伸手就揪扯她的胳膊，“杀千刀的赔钱货，你说这如何收拾？”

姚月娥见她来势汹汹，似要在自己身上拧下几块肉来才甘心的模样，只好尽量躲着：“不关我事。”

男人并不替她辩解，只哼了声道：“改天再买就是了。真扫兴！”说着，整了整衣裳，径自走了。

月娥目瞪口呆地看那男人走出门去，原本心存的一丝希望仿佛被兜头浇了桶冰水，统统地熄灭冻僵，不复存在。

剩下老妇在那儿杀千刀前杀千刀后地骂个不休，好不容易骂完，又喝道：“还愣着干什么，好让四邻数落我的不是？通身没一样好，就这勾引男人的手

段倒是一等一的！”

她这话说的怨气极大，月娥本来不想同这刻薄老妇分辨，听到这里，忍不住撂了一句：“那个男人是您的儿子。”

说完之后，月娥拔腿向外走去。剩下王老妇愣在厨房内，半晌没反应过来：这小贱人怎么就敢还嘴了呢？

月娥满怀疑惑，又忐忑不安，总算摸回了自己的房间。这大院子看着广阔，入夜却只有两个房间点着灯，她曾见过那老妇出入，自然猜到剩下的那一间是自己跟王四鹄住的。

果然被她猜对。月娥推开门，便听到里头王四鹄正哼哼唧唧地在唱什么歪调邪曲，她想到在厨房的那一幕，心有余悸，磨磨蹭蹭地不愿意进房去。

里头王四鹄听到了动静，却不见人，等了半晌不免叫道：“外面站着干什么？还不进来伺候洗脚？”

月娥听到这个，顿时有些作呕，别人穿越，她也穿越，怎么就她这么命苦，被欺辱不说，还要伺候男人洗脚？

想到这儿，心头不由有点气。她一掀帘子进了里屋，一眼便看到小桌子上点着一盏油灯，半明半灭，旁边床上斜斜地躺着王四鹄。借着灯影看过去，倒并不是个难看的人，大概二十多岁，脸盘还算端正，只是有些瘦，一双眼睛滴溜溜在月娥身上打转。

月娥气呼呼地进来，王四鹄如有所觉，从床上坐起来，望着月娥，笑道：“怎么？生气了？我瞧你那样儿，倒似个永远逆来顺受的。”

月娥站在桌边不动，心底琢磨着到底该怎么办，自己的底细肯定是不能透露的，这家人心狠手辣，这王四鹄又反复无常，似是不能指望，万一弄巧成拙……

她在这儿垂眸沉思，那王四鹄透过微弱的灯光从旁相看，越看越有味，于是起身走到桌边，张开双臂将姚月娥抱入怀中。

月娥一震，喝道：“放开我！”

王四鹄哈哈一笑，偏低下头来，在她耳根上使劲亲了一口，月娥只觉得耳边湿了一块，又羞又恼，叫道：“你干什么？”

王四鹄见她今日同平常的沉默不语大相径庭，反而激起了心头的兴趣，嬉皮笑脸说道：“干什么？你说干什么！”双臂拥着月娥用力一抱，月娥双脚顿时腾空，她一声尖叫，人已经被王四鹄压在了旁边的床上，王四鹄双腿一分顺

势跨上月娥的身，手也丝毫不停地开始解她的衣裳。

月娥被压在下面，十分慌张，起初还喝骂几声，后来便连喝骂的力气都没有了，声嘶力竭，却斗不过王四鹄。

王四鹄见她今日反抗格外激烈，反而动了兴致，心底那股邪火腾腾上窜，最后竟扯下自己的腰带，将月娥的双手绑住，再脱衣服，如此便顺利得多了。

月娥见大势已去，心底惊慌到极点，没办法只好哭着求饶。然而男人好的正是这一口，王四鹄哪里肯听，红着双眼说道：“整条街上的男人见你都如苍蝇见血，眼里冒火，谁个知道你在我身下是这等模样的！”

王四鹄说着，伸手向着月娥底下一摸，皱眉道：“你真个万般都好，万般都妙，就这种事上不解风情。”

他倒不是怕伤到月娥，只想着如此干涩自己不得尽兴，伤了她的话也难办事，向着旁边一看，便撇开月娥，下地将那灯上的热油倒了少许抹在自己上面，才又反身回来。

月娥趁着这功夫起身，想下床往门口跑，王四鹄笑了几声，说道：“好月娘，你今几个这份野性，却合我的脾气。”双手一伸，掐住月娥那水葱般细细的腰向后一扯，扔在了床上，自己腾身而上，分开那白藕般的腿，也不迟疑，直冲而入。

月娥几乎昏厥过去，眼睛半闭之际，看着王四鹄在自己身上不停动作，纵情时气喘如牛，心头只觉一阵苦涩。

王四鹄折腾了月娥半夜，终于乏了，丢开手翻身便睡。月娥被折腾得够呛，哪里睡得着，静静地躺着，抹了会儿眼泪，只觉得身下火辣辣的，甚是疼痛。

她伸手摸了摸，黏糊糊的，不由一阵恶心。抓过衣裳来披着，支撑着下了地，扶着墙，慢慢地走出房间。

夜风吹来，冰凉彻骨，月娥左右张望，凭着印象向着厨房摸去。幸亏今夜有月光，月娥不一会儿到了厨房，掀开锅盖，老张头烧的那一锅水还带着温。她找了个干净点的盆，舀了些水出来。

如果再回房间，水肯定凉了，反正夜深人静，月娥想了想，记得旁边就是个无人的柴房。她端着水到了柴房，将门虚掩起来，借着那点温水，将身子草草地清洗了一遍。

月娥起身之时，觉得身后冷风袭来，她本以为自己没把柴房的门关紧，被风吹开也是有的，当下转过头去看。这一转头，却赫然大惊，几乎吓得昏死过去，门口竟站着一个黑乎乎的人影。

月娥花容失色，忍不住尖叫，随即又捂住了嘴。那人影哼了一声，开口说道：“月娘，是我。”

月娥那噗通乱跳的心慢慢地平静下来，却又有点窘迫，只好低头说道：“公公，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

月娥也不知道他半夜三更突然出现是怎么回事，而他又看了多少去，心头十分忐忑。

这夜半现身的，赫然正是王老头。

王老头没有拄拐杖，站在门口也不走开，望着月娥说道：“我只是想来跟你说，别再寻什么短见，你是卖进我家的媳妇儿，就是我家的人，四鹄也好我也好，又有什么关系？你何苦作出那一副贞洁烈妇的嘴脸来？街上的男人怎么对你的，我也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若从了我，你那婆婆面前，我也能替你撑着点儿，让你少受些苦，你那个做学徒的弟弟，我也能照应着……”

月娥听着这话，起初还不明白，后来渐渐明白了意思，心底却还不信，一阵冷风吹来，遍体僵硬，结结巴巴问道：“公公，你的意思是……”

“怎么，想通了？只要你乖乖从了我……”老爷子见她似乎松动，不由得喜上眉梢，咽了一口口水，挤着门就想进来，“……方才你跟四鹄在里头的时候，我……”

月娥这功夫是全听明白了，大叫一声，也顾不上说话，将门口的老头用力一推，慌里慌张地夺路而逃。

原来，真正的姚月娘之所以要投水自尽，是因为这个。月娥虽然不知道个中细节，但也可以想象。

想那姚月娘在王家受尽欺凌，白天要受恶婆婆的怒骂暴打，晚上要被粗鲁的丈夫折磨，还有个不省心的老不死在一旁虎视眈眈，外面还有无数流言蜚语……她是真的活不下去才会投水寻死的啊。

怪不得今日回来，那老不死的只是含混而过，也没怎么责骂她，原来是心中有鬼！

月娥拼命跑回了房中，心兀自怦怦乱跳。她开门时太急，声音有些大，王

四鹤惊醒过来，回头见了她，迷迷糊糊问道：“做什么呢？”

月娥脑中一片混沌，心想这件事要对王四鹤说一说，于是走到床边，伸手推了推他，吞吞吐吐地道：“我刚才……去清洗，碰见了公公。”

她迟疑着要不要说，床上王四鹤的眼睛却半睁开，似清醒过来，盯着月娥看了一会儿，才打了个哈欠，满不在乎地说道：“怎么，他又对你动手了？以前你不怎么说的嘛……不都偷偷躲起来抹眼泪？”

月娥一听，一颗心刹时又冰冷起来，原来王四鹤是知道的！可他怎么能够任由自己的爹欺负姚月娘呢，那可是他的妻子啊，这不是乱伦吗？

王四鹤翻了个身，说道：“我劝你也想开点儿，他可是我爹，年纪又一大把了，难道他还弄得起来？无非是过点儿干瘾罢了。我又不能同他翻脸，一来，说出来不好听，丢脸面不说，还落了个不孝的名儿。二来，我不怕说给你知，老爷子暗底下可藏着私呢，我老王家以前可也算风光过，虽说现在落魄，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怎会一点儿家底都没有？所以只要你将他伺候得快活了，日后自然有你我的好处。”

听了王四鹤这一席话，月娥只觉得真如五雷轰顶，她枯坐原地，身体仿佛已不是自己的，一瞬间飘飘荡荡，又不知去何处。

这一夜月娥如卧针毡，第二日早早地爬起来，悄悄收拾后出了门去，先去解了手，然后沿着墙根向着大门走去，刚走了一会儿，便听得隔壁有个声音叫道：“王家嫂嫂，王家嫂嫂？”

月娥站住脚，惊疑不定，那声音听来颇为年轻，应该是个姑娘，听不到这边答应，她就又试探着小声喊了两声。月娥怕惊动了王家的人，少不得答应了一声：“谁在叫我？”

那边一静，旋即说道：“嫂嫂，想是你昨日又被那两只老货打骂，头脑不清，连我的声儿也听不出来了，我是金玲啊！”

月娥怔了怔，她哪里认得谁是金玲，只好硬着头皮说道：“哦，是金玲啊，你叫我有什么事吗？”

那金玲小声说道：“我是有件事要同嫂嫂商议，我们出去说。”

月娥皱了皱眉，转念一想，自己对这里一无所知，若真有个相识的友人，有事问问她也是好的。于是快走两步，轻轻打开门出去了。天还蒙蒙亮，一时无人察觉。

月娥出了大门，站在门口四处张望，正在彷徨间，却见王宅右手边的过道

里探出个头来，向着她缓缓地招了招手。

那金玲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梳着油光水滑的辫子，月娥一眼看过去，只觉得面容姣好，正青春年纪，一双眼睛乌溜溜的，不似奸诈之相，便迈步向着那边走了过去。

到了过道里，金玲拉住她问道：“嫂子，昨天发生什么事了？你莫不是真的一时想不开，去投水了吧？”

月娥尴尬地笑了笑，低下头，缓缓摇了摇。

金玲道：“我今日叫嫂子出来，是想跟嫂子说一件事。昨天媒婆来我家说亲了，我爹娘对那户人家颇为中意，若是不出意外，过一阵我就不再这儿了。”

月娥不知道自己这身子的主人跟金玲的交情如何，不过见两人大清早便出来说话，想必是不一般的，便说道：“如此恭喜你了。”

金玲叹了一口气，苦笑道：“这有什么可喜的呢？也不知那边的人是个什么模样性情，只说家世却是好的。我现在只求脱离了这边，就谢天谢地，阿弥陀佛了。”

月娥听这话有些古怪，又看金玲的样子竟无一点喜色，便问道：“怎么这么说？”

金玲说道：“嫂子原来是不知的……昨天夜里，我爹又闹起来了。”

“啊？”月娥一惊，闹什么？怎么闹？昨晚上她被王四鹁整得生不如死，哪里会知道别人发生了什么。

金玲低下头，双眼里泪光莹然：“嫂子先前也听我说过，不过这番我爹闹得实在太厉害，他喝醉了酒，拿了把刀，冲到我跟妹妹的房间里，想要杀我们呢！”说着，抬起手来，用手心攥着的帕子轻轻擦了擦眼角。

月娥吓了一跳：“你说什么？他怎么能这样？”

金玲颇为心酸，眼泪虽擦了，却怎么也止不住，只哽咽道：“你也知道，我爹是喜爱那二两马尿的，喝了之后就会犯浑犯糊涂，寻常不过是打打骂骂，可是昨天晚上，竟动了刀子！我慌得抱着我妹子只管哭，我娘冲过来护着我们，又哄又骗又是劝的，才把那老混蛋给弄走了……”

月娥看她眼圈发红，也为她难过，伸手握着金玲的手，说道：“你不要哭了……”想要劝她，却不知怎么劝说，满腔的话都只在嗓子眼里转悠，说哪一句都觉得分量不够。

金玲抽噎片刻，张开双臂拥着月娥，哭道：“嫂子，你说我的命怎么这

般苦？”

月娥蹙着眉，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轻轻抚着她的背：“会好的，别担心……你若是嫁了人家，便不在家里头了，也少受些苦。”

金玲慢慢地止了哭声，还是一脸愁苦：“话是不假，但我心里只挂念我的妹子跟娘。”

月娥叹了口气，心头的主意转了转，见左右无人，便拉着金玲小声说道：“既然你爹如此……禽兽，为何你们还跟着他？倒不如走了算了！”

她心里打着要逃走的主意，这时候听到金玲的悲惨故事，便趁机提了出来，一是提醒她，二来也是替自己探路。

金玲听月娥如此一说，反倒慌了，急忙伸手反握住月娥的手，说道：“嫂子你说什么胡话？走？往哪里走？若真能走倒好，嫂子忘了前一个月邻村有个媳妇跟婆婆吵架，一气之下回娘家之事？”

月娥全无记忆，便含糊道：“那又如何？”

“嫂子真真糊涂了！”金玲跺了跺脚，转念一想，又有些释怀，说道，“嫂子整日被那两只老货欺负，王四哥又不是个疼惜人的，未免把嫂子弄得糊涂了……嫂子万不可生出这样的念头，那媳妇半路中不知所踪，三天之后在林子里被人发现衣衫不整地死了，也不知是什么人所为，一时之间成了奇耻大辱，婆家都不肯认了。此事人人皆知，嫂子怎可忘了？咱们这天水镇里原先有三多，山林子多，野兽多，美人儿多，可是现在是山林子多，野兽多，禽兽更多！”

月娥呆呆怔怔地看着金玲：“那么说逃走是不成的了？”

“也不是没有人逃过，只不过，若有人敢逃，又不是死在野兽口中，衙门便会绘出模样，四处张贴，若是捉到了逃走之人，哪里还会有个好？轻的打几十大板，死里逃生领回夫家，日后人人唾弃，重的夫家要都不要了，直接沉了水塘。”金玲说道，“像我们这种未嫁的黄花闺女更是凄惨，这一逃，一生的名节都毁了，日后想嫁人都不成……”

“我现在只求能许配个好人家，也算是逃出生天了。”金玲说着，拿起帕子又擦了擦泪。

月娥只得打起精神安慰她：“放心吧，总不会一生如此受苦的。”

金玲看着月娥，感叹道：“似嫂子这般的好人才，十里八乡都比不上的相貌，就算是做个公侯夫人也不为过！却偏偏阴差阳错落在王四哥的手里，被那两只老货压榨欺负，我看了也觉得心寒，真真是痴汉偏骑骏马走，巧妻常伴拙

夫眠，糟蹋了人才！——而似我们这等连嫂子一根手指头也比不上的，又能有个什么好造化？罢了，也不用做那些痴心妄想，一切便听天由命罢。”

金玲絮絮叨叨地说完了体己的话儿，又感叹了一阵，方才回家。月娥也出了过道，望着清晨空空荡荡的大街，一时茫然起来，竟然不知该何去何从了，心想，难道老天当真要让自己走上绝路？

正彷徨无计的时候，只听得旁边王家宅子的门“吱呀”一声开了，月娥一转头，正对上王婆子，婆子张口便骂：“做死的淫妇，一早起来不去做饭，却出来外面风流引汉不成？”

月娥望着面前这一张尖酸刻薄的脸，心头忽然升起一股怒火来：若眼前真个是条绝路，没有退路可走，她也只能拼上一拼。她自忖前生今世都没有做什么孽，难道真就注定死在这些腌臢猥琐之人的手中？那她就算死也不甘心，何况真正的姚月娘，已经死过一次了。

王婆子骂骂咧咧，见月娘只是低头不语，以为她服帖了，便督促她去厨房内干活。

月娥自始至终做出一副小绵羊的样子来，不管王婆子是动口还是动手，始终一声不吭。老张头远远见了，虽然心内抱不平，却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王婆子赶着月娥进厨房，就好像是赶着什么家畜家禽一般。两人进了厨房，王婆子想到一出，就又骂上了：“没出息的死淫妇，整日里只缠着我儿做那种勾当，把他的精力都耗尽了，整整一年了却连个蛋也不下，老娘养着你做什么？白白浪费这些米粮，倒不如养一只鸡！”

月娥低着头收拾那些锅碗瓢盆，王婆子觑着她楚楚可怜的脸，越看越不顺眼，走过去伸手一巴掌拍在她的脸上，厉声吼道：“三杠子压不出一个屁来！看也知道是个不会生的主儿，当初老娘大发慈悲，收留你那乞食到此的爹娘并小畜生和你四人，让他们不至于流浪在外冻死街头，那一对老东西病死之前心甘情愿写了卖身契，将你送给我王家做媳妇，以抵得你们一家四口在我王家的吃穿住用！本指望着你给王家续个香火，没想到竟然是个不中用的！这种狐媚子水蛇腰留着勾引男人倒好！”

她一边说着，一边伸出手指，先是狠命地拧月娥的腰，而后便用尖尖的指甲戳月娥的额头。

月娥皱了皱眉，半边脸已经是火辣辣的，腰上也疼得紧，心头想：原来这姚月娘当年，是因为这个原因跳入了火坑。当年不知是什么缘故，这姚月娘